

天府的记忆

走近中国第四城

TIANFU DE JIYI

中央电视台人文地理片《天府的记忆》同名读本

深度阅读成都，精心解读成都，这座上帝最宠爱的城市。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为成都人搭建了一个最适于生活的舞台。

袁庭栋◎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天府的记忆

走近中国第四城

· 袁庭栋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府的记忆 / 袁庭栋著.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705-481-8

I. 天… II. 袁… III. 成都市—地方史 IV. 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165 号



天府的记忆 走近中国第四城

作 者 袁庭栋
图片提供 陈 锦等
责任编辑 冯石龙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版式设计 叶 茂
责任校对 何秀兰
出 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 行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9mm × 1188mm 1/20
印张 10 字数 173 千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80705-481-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址: 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 (028) 86614619 (棋牌类) (028) 86619530 (综合类)

传真: (028) 86619530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 (028) 86636481

[目录]

题 记 .. 1

第一章

九天开出一成都 .. 3

第二章

蜀道难与蜀道通 .. 18

第三章

花重锦官城 .. 37

第四章

海纳百川 .. 58

第五章

道法自然 .. 76

第六章

茶道龙门阵 .. 104

第七章

走出盆地 .. 138

第八章

天地系于人 .. 157

第九章

云帆龙舸 .. 175

后 记 .. 195

题 记

我爱成都,既是出于情感,更是出于理智。



第●章

九天开出一成都

成都位于北纬30°线一侧，
全世界同纬度地区基本上都是
炎热少雨，甚至是沙漠，
如北非、中东、伊朗、阿富汗、印度、墨西哥，
唯独成都平原是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山清水秀，一片翠绿。

地球北纬30°两侧，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谜，一系列世界奇观或难以解释的现象都出现在这里：埃及金字塔、北非大沙漠、苏伊士地峡、喜马拉雅山、三峡、长江入海口、密西西比河入海口、百慕大三角区；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和道教这五大宗教的发源地也都在这里。

成都就位于北纬30°线一侧，全世界同纬度地区基本上都是炎热少雨，甚至是沙漠，如北非、中东、伊朗、阿富汗、印度、墨西哥，唯独成都平原是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山清水秀，一片翠绿。

70年前，蜀中学者任乃强先生在《乡土史地讲义》中对成都平原的自然



成都平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片翠绿。

条件有这样一段比较：“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底部，这里位于两大洋之间，东南距太平洋、西南距大西洋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又没有高山的阻拦，两个大洋的温湿气流都能到达，当然就形成了一种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盆地的北边，是高昂的米仓山和大巴山，大巴山以北又是高昂的秦岭，座座群峰把冬季的北方冷空气阻挡了一大半，即使有部分冷空气越过了山岭，也由于翻山越岭的关系而减少了寒冷的程度。这样，成都平原就成为了我国冬季著名的暖中心，冬暖春早，霜期只有两个月左右，冬天要比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暖和，春天则要比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到一个月左右。

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成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包括:洪灾,旱灾,风雪,冰雹,蝗灾和地震。

由于气候的原因,由于有都江堰的眷爱,成都不可能有洪灾、旱灾、风雪、冰雹、蝗灾,这几乎是人所尽知的。那么地震呢?在1976年平武、松潘地震之后,四川省组织有关专家工作了好几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编写出了厚厚的两大本四川历史地震资料汇编,从这些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成都市都没有发生过灾害性地震。我们在成都所亲历过的轻微的地震,都是西部龙门山脉所发生的地震的余波。

九天开出一成都。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为成都人搭建了一个最适于生活的舞台。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读城记》,对我国若干城市的文化个性有过很深的研究;他也是成都的老朋友,曾经多次来到成都对成都的建设与发展发表过不少见解。他说:

我一直想说,成都是“上帝最宠爱的城市”。此“上帝”当做二解——

第一,成都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长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中国很难有其他城市与之匹敌;上下千年鲜少遭遇天灾人祸,出小皇帝,大诗人;其物产丰富、生活便利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上天宠爱的结果,所以成都是“‘上帝’最宠爱的城市”。

第二,“上帝”还有一个含义是指来成都旅游、投资、消费的外来人。俗话说“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但要“十项全能”,还数成都。广州、苏州、杭州、柳州的好处,成都都有,却无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

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素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你说成都是不是“‘上帝’最宠爱的城市”?

成都位于地理中国的十字路口。

对于地事中国的北部和南部的分界,有过两种说法:一种是以秦岭与淮河一线为界,一种是以长江为界。若按前者,成都属于华南;若按后者,成都属于华北。成都到底应当属于华北,还是华南?目前只能是说不南不北的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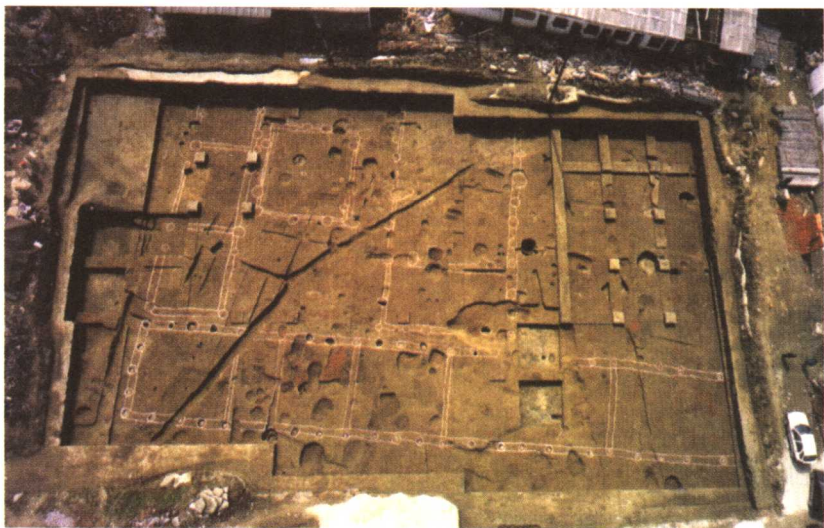
成都的北边是黄河的上游地区,寒冷干燥;南边是长江的上游地区,温暖湿润——成都就处在这干寒与温润的中间地带和过渡地带。成都的西部是寒冷的以牧业为主的康藏高原,东部是温润的以农业为主的江汉平原——成都就处在这高原与平原的中间地带和过渡地带。

这种十字路口似的地理位置和府河、南河两江环绕的地理条件,使成都具有一种进行交流与融汇,发展与创造,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佳地理条件。晋代左思在《蜀都赋》中指出成都是“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宋代的罗泌在《蜀山诗纪论》中更具体地指出,这里是“西番东汉,北秦南广”,因而“富羨饶沃,固自一天壤也”。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从而在文化特征上具有其稳定性、地方性、向心性和同一性。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几千年来城市位置一直未有迁移,城市名称一直未曾改变。我国同时具有这两大特征的大城市,成都是唯一的一个。

在改革开放的好日子里,处处充满了忙碌和欢笑。在成都,最忙碌的和笑得最开心的一支队伍是成都的考古工作者。因为成都地区在这段时期陆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又一批国宝级的文物。单是4000年前的古城遗址就连续发现了8个,单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

金沙遗址发掘现场



土的文物就足以让全世界的研究者震惊。正如四川老乡、前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上将的两句题词：“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这些可惊天下的发现证明：成都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这里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满天星斗似的文明发源地中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4000年的岁月，宛如流经成都的岷江，有时千帆竞发，有时孤舟横渡，有时画舫如云，有时凄风苦雨，有时浊浪滔滔，有时碧水清流。

大约距今4000年到2500年以前的三星堆与金沙文化，是成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2001年2月8日，中房集团成都公司在成都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的摸底河南岸的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农田中，为他们开发的楼盘“蜀风花园城”开挖下水管道。在挖土机翻至地面的泥土中，民工们看到泥土中混杂着一些既不是泥土又不是石头的有颜色的东西：象牙，玉器，青铜器，陶器……金沙文化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随即，成都市考古工作队以最快速度赶到了现场，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地区是成都市考古工作的福地，是一个古蜀文化的聚宝盆。在这以前的几年中，在摸底河北岸一带的黄忠小区的三和花园、

金都花园等建筑工地上,都发现过商周时期的房址、窑址、灰坑、墓葬,他们曾经暂时把这一片地区称之为黄忠村遗址。现在,更有前途的宝藏露头了,成都市考古工作队立即对这里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之后又陆续在二十多个地点进行了多次计划性发掘,总面积已近10万平方米,而且发掘工作至今仍在继续进行。

在一个以苏东坡命名的苏坡乡中,一个以金沙命名的金沙村内,开发一个名叫蜀风花园城的楼盘,刚好就发现了古蜀文化的珍宝,看来真是一种巧合。其实这一现象正印证了哲学家的如下判断:任何一种看是偶然的东西都是两种必然的交叉——因为成都本来就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成都人的先民将陆续把地下的珍宝展示给他的子孙,这是一种必然;成都人正在不断地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不断地进行有可能发现文物的基础工作,地下的珍宝迟早都有与我们见面的一天,这又是一种必然。



青铜大立人像

金沙是一个3000年前的都邑遗址,在这个遗址中出土了玉器2000多件,其数量之多与工艺之精美,位居全国同时期各遗址之冠;出土了青铜器1200多件,其中包括罕见的人物立像;出土了象牙几百根,单是梅苑一号坑一个坑内就有八层堆积,100余根;出土了金器200多件,其中包括让海内外艺术史家叹为观止的已经被用作我国文化遗产标志的用金箔制作的太阳神鸟;出土了石器近1000件,其中的跪坐人像和老虎、蛇等动物造像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圆雕艺术品之一;出土了卜甲9片,最长的有59厘米。

金沙遗址的发现,已经被公认为近年来我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特别是在这里出土的既古老又现代、既写实又抽象的太阳神鸟,以它震古烁今的艺术魅力,几乎征服了所有的参观者。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率领众多主持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



人在成都瞻仰了太阳神鸟的实物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和凤凰卫视的台标是“惊人的相似”,“凤凰卫视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为此刘长乐写下了这样的题词:“金沙与凤凰,三千年神交,一脉相承。”

北距成都只有38公里的广汉三星堆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文化闻名于世。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比金沙文化稍早,两者是十分明确的继承关系。三星堆文化的首次发现在1929年,但是最重要的发现则是在1986年。这一年的7月和8月,相继发现了两个相邻的祭祀坑。在这里,出土了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绝世珍品,如三棵青铜神树,最高的通高3.9米;82件青铜人像,其中包括身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和宽达1.38米的青铜人面像;长达60厘米的青铜大鸟头;神秘繁缛的青铜祭坛;长达1.42米的金杖;神气活现的金虎;大小不同的金面罩;象牙73根,海贝4600余枚。

感谢祖先在短短十多年间为成都送来了这么多的珍宝。可能由于一下子送来的礼物太多,研究的专家们一下子还消化不了,对于很多问题还无法给以最佳的解释,所以直到今天,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仍被一些爱好者称之为“谜”。但是在考古学家们看来,以下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第一,三星堆和金沙文化把确实可考的巴蜀文化提早到了4000年以前;第二,三星堆和金沙文化是长江上游古代文化的最繁荣的中心之一;第三,三星堆和金沙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最重要的起源地之一;第四,三星堆和金沙的发掘还只是一部分,在今后完全还可能更重要的发现,在四川其他地区也完全有可能有类似的重要发现,届时将会对早期巴蜀文化中的若干问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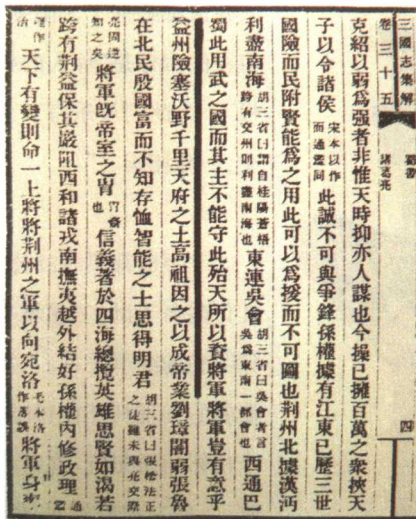
一个更为完整的、更为科学的说明。

三星堆和金沙文化被称为古蜀文化,因为当时的成都地区还是古蜀王朝时期。在汉晋时期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典籍中,曾记载有五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多年来,人们都是把这些记载当做神话传说,不敢认为是信史。可是,根据近年来的一

系列考古研究成果,专家们愈来愈感到考古材料可以印证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记载,愈来愈感到有关五代蜀王的记载不应当是神话传说,而应当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基本上可信的记载;需要加以修正的是,这五代蜀王不是五个人,而是古蜀文化中的五个阶段,或者说五个时期。

公元前316年,北方的秦国为了一统天下而兼并了古代的巴国和蜀国,这是秦国一匡天下的第一个重要行动。秦国为什么要在统一大业中首先兼并巴蜀?因为无论是从经济上说,还是从军事上说,先取巴蜀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用当时秦国群臣在辩论之时司马错的说法就是,“(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所以,秦国一直把巴蜀作为了它统一天下最重要的后方基地。秦国“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郭允蹈《蜀鉴》卷1)。

四川盆地成为秦国的一个行政区域,成为了秦国推广书同文、车同轨制度的第一个地区。北方的移民带着中原的经济文化成果大量进入成都,李冰



诸葛亮《隆中对》书影

修筑了都江堰,成都地区的经济有了快速的增长。在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争战中,这个被汉中王刘邦控制的地区是一个相对安稳的地区,所以又成为了刘邦在楚汉相争之中由刘邦的后方总管萧何大力经营和利用的重要后方基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去的。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史学家司马迁才会得出了“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序》)的结论。一直到明代,还有学者这样总结说:“秦资其富,以兼七雄;汉阶其功,遂淹四海”(《四川总志序》,见嘉庆《四川通志》卷首)。

汉代在中原地区的两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都没有影响到四川,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在秦汉时期得以持续发展,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成都人口仅次于长安,是全国的“五都”之一,被当时人称为“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华阳国志·蜀志》);“文章冠天下”(《汉书·地理志》)。东汉末年,智慧过人的政治家诸葛亮在脍炙人口的《隆中对》中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天府”的桂冠送给了成都平原。



汉代画像砖《宴饮》

“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它的本义是国家的府库，这个本义后世偶尔也还有用的，如《新唐书·牛僧孺传》：“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天府。”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对富饶之地的形容，在战国时期的著名说客苏秦的口中，秦国、燕国都曾经被形容为“天府”。到了汉代，则都把刘邦定都的关中平原形容为“天府”。在唐代史学家颜师古为《汉书·张良传》所作的注释中，有这样的解释：“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贍给，故称天府也。”这可以作为后世对于“天府”一词的一种比较公认的解释。诸葛亮所以把成都地区称为“天府”，除了因为这里有“沃野千里”之外，很有可能还有更早一点的出处。因为《华阳国志·蜀志》在这一问题上是这样说的：“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晋代的成都籍史学家常璩的心中，蜀中被称为“天府”，是见之于“故记”的，他所说述的这番话是从“故记”中引用的。什么叫“故记”？东汉学者高诱在为《吕氏春秋·至忠》的“臣之兄尝读‘故记’”这句话作注时说：“故记，古书也。”常璩所说的这部古书是什么书，今天已无从得知了，但是如果说是汉代的著作，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在东汉时期，关中地区就不能与蜀中地区相比了，就显得落后了。东汉的著名学者班固在他的《西都赋》中描绘长安郊野的情况时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唐代学者李善在为此作注时解释说：“言秦境富饶，与蜀相近，故号近蜀焉。”

值得注意的是，当成都地区得到了“天府之国”的桂冠之后，就再也没有被其他的地区夺走，一直保持至今。哪怕就是曾经被称为天府的关中地区，也不能再称为天府，只能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唐代大将郭子仪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这样说过：“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雍州就是指今陕西地区，在唐人眼中，如果这里要再说天府，就只能是古称，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记忆了。